

PUTI  
普提经济学文丛  
夏业良 主编

王跃生 著

JINGJIXUE YUKUAI  
TONGXINGZHENG

# 经济学：

## 愉快的通行证



广东经济出版社

PUTI  
菩提经济学文丛  
夏业良 主编

# 经济学： 愉快的通行证

王跃生 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1065A00.

605

K10

Q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愉快的通行证/王跃生著.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9

(菩提经济学文丛/夏业良主编)

ISBN 7-80677-271-5

I. 经… II. 王…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4501 号

|      |                               |
|------|-------------------------------|
| 出版发行 |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5 楼) |
| 经销   |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印刷   | 广东惠阳印刷厂 (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
| 开本   |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
| 印张   | 8.75 2 插页                     |
| 字数   | 200 000 字                     |
| 版次   |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
| 印次   | 2002 年 9 月第 1 次               |
| 印数   | 1~5 000 册                     |
| 书号   | ISBN 7-80677-271-5 / F·743    |
| 定价   | 16.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销售热线：发行部 [020] 83794694 83790316 邮政编码：510100

(发行部地址：广州市合群一马路 111 号省图批 107 号)

网址：[www.sun-book.com](http://www.sun-boo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总 序

承蒙广东经济出版社的厚爱与信任，我十分荣幸地作为这套经济学家随笔文丛的主编，负责联络和邀请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将自己的随笔文稿整理付梓。荣幸之余又觉诚惶诚恐，惟恐力不能胜。虽然近年来不少经济学家的随笔集在市场上颇受读者的欢迎，我依然不敢肯定本丛书首批推出的这几本随笔集一定能够得到经济学界内外广大读者的普遍认同。

事实上在本丛书首批随笔集推出的同时，我们又联络到更多的学者，他们的随笔集之所以较晚推出，主要是因为他们新近在其他出版社出版过此类作品集，现存的文章数量尚不够形成一本新的文集，所以需要一些时间写作和汇集。这当然是一种愉快的等待，我们和读者一道期盼着他们的文集早日完成，以便使本文丛能够在相隔不久的时期内一同出版或陆续问世。

“菩提”(bodhi)一词来自梵文，本是佛教用语，意为“觉悟的境界”。此典缘于菩提树(又称佛教圣树)，相传佛祖在菩提树下得道成佛，学界亦以此典指代苦思钻研或思有所悟。本丛书之所以统称为“菩提文丛”，盖欲取其潜心修道问学终成正果之义。事实上在我们酝酿“菩提文丛”时还有进一

步的考虑，那就是将来这套丛书可能并不局限于经济学随笔集。如果能够有幸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本文丛理应包括活跃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中青年学者的思想性笔记体作品或随笔集。

既然是希望出版凝聚着学者思想与感悟之精华并且充满个性魅力的作品，本文丛理应要求作者有感而发、宁静致远，具有真知灼见、独特视角，同时尽可能做到虚怀若谷、不卑不亢，力图达到思想开放而不显散乱和浮躁，观点大胆而不流于浅薄和偏激，文风朴实、平和而不至呆滞，表达明确、具体而不踟躇。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丛不惟名气、地位或学衔，诚邀天下有志有识之士，积多年修炼之功力，厚积薄发，一吐肺腑之言。以尺牋之幅写大气磅礴之文，于细微之处见十年磨剑之功。

余虽不才，但素有为民族振兴、富强和民主而摇旗呐喊、穷毕生之血汗而图报国之宏愿，凡愿为子孙后代之共同福祉而不惜披荆斩棘、身先士卒者皆引为我同志知己和楷模，凡文过饰非、明哲保身、惟愿独善其身而视牺牲锱铢为畏途者非我之同道，道不同则不足为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千古名句仍为吾辈今日追求之境界，愿天下同道者有缘相聚在菩提树下。是以为序。

夏业良

2002年2月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 序

# 立足于现实的观察

我与王跃生亦师亦友。我是 1978 级研究生，他是 1979 级本科生。我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他还没毕业，所以，他一直尊称我为老师。当时我的家还没有搬到北京，我们都在一个食堂吃饭。吃饭时我们经常坐在一个桌子上海阔天空地聊，这样就既师又友了。他研究生毕业后也留校，我们是同事了。尽管以后我调离北大，但都在经济学圈子里活动，也常在一起交流，真正成为友了。

也正因为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相互之间就非常熟悉。这些年中，眼看着他从一个大学生成为知名经济学家、教授、博导，自然十分高兴。王跃生爱写经济学散文、随笔，而且赢得了一大批读者的喜爱。这本文集就是他近年来发表于各种报刊上的经济学散文随笔的汇编。他嘱我写一篇序，我想这是义不容辞的。也借这一机会把他的文章又看了一遍，自然有一些想法，借此写序之际，谈出来与大家交流。

王跃生当学生时极爱读书，知识面广，记得他当年在饭桌上常有妙语新见。北大经济系着重理论功底，他当研究生时师从张康琴教授。张教授研究苏联经济，治学严谨。这些使王跃生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在他的文集中我们可以感到这一点。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又去苏联、欧洲一些国家学习和研究，见识广泛。他对苏联问题写的有些文章在学术界颇有影响。以后又研究转型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两种学问本来就

是相通的，转型关键是经济体制转型，是制度变革。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来研究转型问题，就有了深度。他研究苏东问题、转型经济和制度经济学都有专著问世，出书后他都赠给我，名义是要我指正，实际上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也受到许多启发，深感后生可畏。

读他的文章开始并不觉得理论有多么高深，只觉得有趣。但这种有趣吸引我去读，去想，从中也就悟出了一些道理。他能生动有趣地用一些司空见惯的事件讲经济学道理，让人能读下去，读了还有所得。我想这关键在于他的观察与分析是立足于现实的。例如，收入本书中的“小脚侦缉队的作用与局限”，谈的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事——一家居委会的老大娘们维护秩序（“文革”中有个把小脚侦缉队员也做了坏事——如把返城的知青赶回乡下接受再教育）。但他从中引出了市场经济中制度与国家作用这个大道理。从这件事谈这个道理，不仅立意深了，读来有趣了，而且有了新意。这篇文章引起了关注和争议，我也看过批评这篇文章的文章。引起争议说明他论述的问题的确有意义。一篇文章发表了，无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都是好事。如果像保密文件一样没人看，或者看了没有反应才是悲剧，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让你在“沉默中死亡”。王跃生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都没有在沉默中死亡，而总是在争论中新生，这就是学术界对他的最好评价。

如今经济学是显学。当年王跃生的同学有的出国了，有的升官了，有的发财了，像他这样仍在学术阵地的“留守男士”并不多。其实以他的聪明才智和勤于工作的品行，也完全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他选择了教学与研究的学术之路。我们从他文集的另一类文章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浮躁年代的那份平常心。他写其他经济学家的出世观（“经济学家的‘出世’

观”)其实也是他的想法。不与世争名争利,不去花花世界中潇洒一回,而是甘于淡泊的学者生涯,埋头读书、思考、教书、写书。“出世”并不是当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更可以冷静、客观地思考这变化万千的世界。这样也才有了这些给人以启发的佳作。文如其人,古人不予欺也。

经济学是什么?说得高深点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但王跃生认为“经济学是一盘家常菜”。经济学是要解释世界的,是要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的。这样,经济学就应该像“西红柿炒鸡蛋”、“宫爆鸡丁”、“麻婆豆腐”这类常吃的菜那样让你觉得可亲。但做好这些家常菜并不容易。是大厨师才能做出好家常菜,这叫平凡出伟大。读汪朗先生在《财经》杂志上写的有关吃的随笔,方知家常菜大有学问。王跃生就是这样一个做经济学家家常菜的大厨师。他的菜端上来了,欢迎大家都来品尝。

本来应该是一篇短序,没想到写了这么长。再写就喧宾夺主了,就此打住吧。本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果盘、甜品与正餐”,我想且把我的这个序作为正餐家常菜之前的布丁吧。

梁小民

2002.6.16

## 自序

# 这一代经济学人的历史责任

编完了这本文集，开始动手撰写序言——序言总是放在最前而写在最后的。

以“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这么一个严肃、宏大的题目作为这本以轻松、随意为主的文集的序言题目，似乎有点不大合适，至少风格不大统一。但是，这确实又是我认真考虑许久选定的标题。因为，在我看来，这一题目体现我对自己研究工作和学术生涯的认识，也符合我编写此书的初衷。

说到“这一代人”和“历史责任”，请允许我先简略回顾一下历史。

我于1960年新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年代出生于北京，应该说是生不逢时。虽然三年“自然灾害”真正饿肚子的经历我并没有太多记忆，但60年代中直到70年代中虽可裹腹但饥馑依旧、瓜菜半年粮的日子却是亲身经历，在满目浮华的今天回忆起来恍如隔世。这可算是身体上的先天不足、营养不良。更为严重的是精神上的先天不足、营养不良。正当我们这一代人到了上学读书受教育的年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像人们说的，革了文化的命。虽然身处首善之区，“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算是勉强进了学校，但在当时的形势和教育制度下，我们显然不可能接受到正规、系统的教育。今天“学工”、明天“学农”，后天要“停课闹革命”，真正读书的日子没有几天。即使很少的几天上课，所授所学也充满着那个时代的特色，而不是按照科

学和学科的规律开设课程。譬如外语，在当时“不学 ABC，照样干革命”的口号下，学校并不认真开课，学生无人学习。那一代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几个真正会外语的，以至于当年我们那几届学生考大学时外语并不计入总分，只是作为参考。就这样从小学到初中直到高中毕业。正当我们为高中毕业后是否又要像哥哥姐姐一样到农村插队而彷徨之时，1978 年春天高考制度恢复，我们得以比他们幸运得多地进入大学读书。不过，虽然我们幸运地在 70 年代末期的高考拼搏中胜出，进入了大学，但我们的文化基础是脆弱的，知识结构更是残缺不全。当时的很多同班同学要在大学里现学英文字母，现学初等几何、代数，其情状可见一斑。

我是在 1979 年秋天进入北大经济系读书的。70 年代末期的中国刚刚走出“文革”的阴影，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文革”的势力和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在经济学这一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学科中表现尤其明显。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形同水火，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没有共存的空间，更不用说交融和有朝一日全盘引进西方经济学。在这种背景下，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资本论》，学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学习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至于今天看来是经济学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数理经济学等等则很少涉及，有的则专供批判之用（如比较经济学等）。北大在中国算是自由和开放的先驱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介绍更是北大的强项，情况尚且如此，我相信全国其他大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拿出今天的大学经济学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计划和课表，看看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经济学著作，

同 20 年前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如果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学基础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向宏、微观经济学理论转变以及经济学教育体系的与国际接轨，代表了中国经济和经济学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的话，那么，就应该承认，我们这一代人在读大学、读研究生时代所接触、学习的许多都是已经或即将过时被淘汰的东西。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是 80 年代正规名牌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但我们的现代经济学基础是严重不足的。如果考虑到现代经济学在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和更新，考虑到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涌现，就更是如此，虽然我们可以并且也正在不断自学、进修，力图改变和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这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在中国经济学不断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并融入主流经济学，为世界共同的经济学的发展作出创造性贡献的过程中，我们这一代人是过渡的一代。当然，任何一代人都有其过渡性。但是，我所说的过渡性特指承上启下、除旧纳新的过渡性，即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向主流宏、微观经济学转变的过渡性。比我们更老的一代（解放后到“文革”前读大学的一代），他们自始至终受的都是传统教育，在他们四五十、五六十岁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虽然不排除个别优秀分子在这一领域获得较深的造诣，做出较大的成就，但就整体而言不可能要求他们对现代经济学有多么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并传诸后人。他们属于传统的一代。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我指的主要是 90 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年轻人），从他们开始接触经济学的那天起，遇到的就是国际通行的主流经济学。他们用着国际流行的经济学教材，他们所学的课程与在美国、英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的同年代的学生没什么大的区别，他们中很有一些人大学毕业后要到国外继续他们的经济学教育，硕士、

博士甚至博士后。在我看来，这一代人属于新一代。他们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没有旧的羁绊，他们的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与老一代完全不同，他们是自由的、解放的。而我们，恰恰就是介于这里所谓的传统的一代和新一代之间的过渡一代。论传统，我们比不上老一代，他们的严谨、刻苦，对传统理论的熟悉和把握，对中国社会的感悟都非我们这一代可比。论西学，我们比不上新一代。他们无拘无束，自由、开放，更具有世界眼光，来自国外的东西对于他们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而不是生硬刻板地贴在自身之外在的皮。他们当然更能创造具有世界意义的成果。

这就是我对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所处的时代和地位的认识。当然，说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缺，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一无是处的。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承上启下、贯通“古今”。我们了解中国，亲身经历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我们所亲历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经济巨变的20年，并不是任何人都有幸经历的。这20年中国的变化，超过了很多50年甚至100年。我们也了解西学，接触过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知道它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懂得西学用于中国的方法与尺度。不仅如此，我们所处的时代决定我们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这就是，把经济学从空洞无物的说教变成致用之学，把它从书斋里的学问变为大众认识世界和认识经济生活的工具。经济学是西学，在中国历来没有经济学的传统，中国社会和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传统（“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更使本来就很少的经济思维成为不入流的学问。而新中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作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理论的做法也使中国人不了解、看不上经济学，甚至排斥经济学。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的商业化使大众充满希冀和渴

望，但又失落和迷茫。为了理解社会，理解市场经济，大众有了了解和掌握经济学知识的欲望；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应对下岗、就业、投资、炒股，百姓需要了解经济学的知识。这就为当代经济学人发挥自身价值创造了广阔空间。要知道，我们有那么多的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甚至充满误解的群众要了解经济学，我们有责任让如此众多的人懂得现代经济学并不是百无一用的陈词滥调，而是有用的工具和思维方式。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和需求，完成这一空前也是绝后的任务，这里面充满着多么巨大的诱惑力和挑战性呀。能为千百万人进入经济学的大门充当引路人，这对经济学者绝对是天赐良机，是自身价值充分的实现。前辈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后辈也不可能有了。所以，我以为，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除了与任何一代经济学人一样从事经济学理论创造（恕我直言，在这方面这一代经济学人难于做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这是他们的过渡性决定的）、提供经济政策建议而外，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普及和传授经济学知识，让中国的广大群众从经济学中理解社会，理解市场经济，并在经济活动中采取理性的行为方式。完成这样的任务非这一代莫属。这也是由我们所处的过渡性时代所决定的。

不过，在普及和传授经济学知识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即现代经济学的深奥理论和形式化表达使一般读者无法直接阅读西学经典，大多数经济学著作的枯燥无味也让人兴趣索然。有人可能会说，高能物理更加深奥难懂而且枯燥晦涩，但没听说这成为什么问题。的确如此。但经济学无论如何不是高能物理，经济学的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两大任务决定它不是少数人在书斋里摆弄的学问，而是大众之学。它必须让大众读得懂，读得下去，读得有兴味。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经济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科普化。近几年来出现的经济学普及性著作的流

行（譬如，三联书店的“大众经济学”系列，曼昆、斯蒂格利茨等人的经济学教材，以至图画本通俗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随笔作品的热销（如港台优秀经济学家如张五常、林行止、熊秉元等的随笔集，内地如茅于軾等经济学家的随笔集以及散见于各报章杂志的随笔和漫谈作品）都体现了这一趋势和经济学家工作的努力。我本人在最近几年也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经济学随笔和杂谈，并且为三联书店的“大众经济学”系列撰写了《新制度经济学漫话》一书。而本书中收集的主要就是这些随笔和评论等文字。我之所以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正是基于我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及这一代人历史责任的认识的。

既然谈到了这一代经济学人的历史责任，我还想借此机会对中国经济学家的“诺贝尔情结”谈一点看法。常有人问，中国经济学家什么时候能获得诺贝尔奖？在我看来，这不是这一代经济学家的责任。如上所述，这一代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是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以及让经济学从阳春白雪式的书斋清谈变为下里巴人的大众之学。这一代经济学家知识结构和学术训练的先天不足决定他们不可能承担起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原创性贡献的责任。当然，这一代中也有一批经济学家于 80 年代中后期至 90 年代初期出洋求学，负笈海外，有些也成为具有相当造诣的经济学家。但是，这仍不足整体改变这一代经济学人的性质，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经济学家而不仅是华裔经济学家）获得经济学的最高奖。要到有成千上万系统受过经济学训练的青年学子出国深造，掌握最新经济学前沿成果，并且大规模地学成归国，将最新理论付诸研究中国经济研究，他们中间才有可能有人脱颖而出，问鼎诺贝尔奖。这就好像要等到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足球运动员在国内外踢球，中国有大量的草皮球场和高水

平俱乐部之后，中国才有可能问鼎足球世界杯一样。当然，中国经济学的诺贝尔行程可能比中国足球的世界杯行程要快一些。因为，我认为，9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大学经济系读书，此后到国外攻读经济学硕士博士的一批青年学子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他们是希望的一代。

王跃生

2002.6

于京北枫丹丽舍

# 目 录

|                 |     |
|-----------------|-----|
| 序：立足于现实的观察      | 梁小民 |
| 自序：这一代经济学人的历史责任 |     |

## **经济学家的“另类”生存——经济随笔**

|                |    |
|----------------|----|
| 经济学家的“另类”生存    | 3  |
| 经济学家的“出世”观     | 8  |
| 经济学是一盘家常菜      | 14 |
| 秀水街的变迁         | 19 |
| 为什么好人总是吃亏      |    |
| ——漫谈“劣币驱逐良币原则” | 25 |
| 拉弗曲线与高速公路收费    | 30 |
| 污染的“善恶”        | 36 |
| 自行车税引出的话题      |    |
| ——制度的实施机制      | 42 |
| 取消公厕收费的经济学思考   | 47 |
| “同居现象”与“准一体化”  | 51 |
| 访台随想           | 57 |
| 古往今来话诚信        | 61 |
| 现代还是后现代        | 66 |
| “吉芬效应”与八次降息    | 69 |
| 市场经济与“软木草莓”    | 72 |
| “小脚侦缉队”的作用与局限  |    |

|                |    |
|----------------|----|
| ——谈谈制度与国家      | 76 |
| 糖果厂与医生之争       |    |
| ——漫话科斯定理       | 81 |
| 少数服从多数与“投票悖论”  |    |
| ——漫谈制度与公共选择    | 86 |
| 资源配置的两类谬误与教育收费 | 89 |
| 汽车配件厂的两难       |    |
| ——“套牢”问题与合作博弈  | 93 |
| 为什么对银行更要严格监管   |    |
| ——代理成本与道德风险    | 98 |

## **用经济学的方式思考——评论与访谈**

|                   |     |
|-------------------|-----|
| 公司治理模式之争与我国的企业改革  | 105 |
| 隔岸观火看微软           | 115 |
| “政府经济基础”之我见       | 119 |
| 价格自律与价格竞争         | 124 |
| 冷静看待“入世”          | 130 |
| 从两桩公案看理论的创新       | 133 |
| 西部开发中的生态环境难题      |     |
| ——制度经济学的思考        | 143 |
| 应当重视西方跨国公司的制度创新   | 152 |
| 世纪之交会发生全球经济大危机吗   | 158 |
| 计划经济国家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分析 | 162 |
| 当前经济政策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 175 |
| 跳出消费看消费           | 186 |
| “入世”是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   | 189 |
| 无所不在的制度           |     |